

盡心盡力，絕不懈怠

黃宇翔*



走入學術研究的藩籬實非刻意，大學（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時期功課並不是很好，記得大概是中等偏下吧。不過我倒是不以為意，也不認為成績比我的同學就比我聰明，當時覺得不用功則已，一旦用功起來，我應該也不會輸人，所以雖然精神沒有放在課業上，憑著一股不服輸的意志臨時抱佛腳，倒也維持著沒有被當的紀錄。畢業後當了兩年兵，服役期間，聽說班上有人積極準備出國深造，也著實幻想了一陣子，只

是數饅頭的日子過的乏味，人也懶散地提不起勁做準備工作。退伍後在電腦公司寫了兩年應用程式，期間家人多次勸說鼓勵，希望我能出國攻取學位光耀門楣，但我皆意興闌珊，只虛應故事地補習並參加了幾次留學申請需要的考試，不過成績都不是很好。

直到得知大學時期的室友陳正綱（現台灣科技大學資管系教授）申請到學校的消息，才覺得似乎要認真考量出國留學之事，倉皇間再重新考試並辦理申請學校作業，晚了室友半年才成行出國。想一想當時的運氣不錯，申請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工業工程系。本來只是想到國外見識一番，取得碩士學位即可，但求學期間由於工作服役經驗及年歲漸增之關係，心態轉變為較成熟穩重，對於課業變得十分用功，與大學時期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也才認知大學時期自認的帥氣帶來的傷害。因為基礎不夠堅實，再加上不服輸的個性，不願意全盤選修學長姐修習過的課程以得到考古作業與考題

*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所）教授



的庇佑，修習課程之過程真是艱辛異常苦不堪言。不過一年半的磨練，倒也自認頗有所得，尤其得意於自己的魄力敢修同儕不敢修習的課程，雖然最後成績並不好看，但也因為這股傻勁，似乎隱隱觸動了自己有能力作為學術人的想法，不過這種想法稍縱即逝。碩士學成歸國後，還不及投入職場大展鴻圖，就又在家人的堅持下，半推半就地回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在恩師 Prof. Vick Bier 門下繼續攻讀博士學位，這當中又有許多轉折，非三言兩語可以訴說明白。

恩師 Prof. Vick Bier 嚴謹的治學態度，認真的研究精神對我有深刻的影響，記得每一次論文因我的愚魯驚鈍進入山窮水盡之絕境，但卻能因她的循然善誘再重新找到柳暗花明的出路。我常驚訝於她的敏銳機智，也讚佩於她的科學素養，總是能把問題看的比我更廣博又更深入。博士班讀了三年多，她以 Research Assistance 的方式資助我，卻除了我的博士論文外，什麼事也沒有要求我做。論文草稿交給她後，每次拿回來的都是密密麻麻經過逐字修改的版本，我真的很感激她這麼認真又仁慈地的對待我。我可以感受到她想維繫更親切樸實師生關係的想法，畢業回國後也常接到她寄來的全家福照片。可惜我渾身傳統的尊師重道迂腐味道，加上語言及文化的隔閡，在學校時就常尷尬回應她的熱心關切，更別提回國後跟她保持密切聯繫。直到現在年紀增長又為人師表後才體會到她當時之心境，對於自己無意且無奈的冷淡，真是後悔又遺憾。不過我刻意承襲她的治學精神及研究態度，雖然也許仍不及她的十分之一，但在這十五年的教學研究生涯中，我一直盡力幫助學生，認真指導論文，每一篇論文我也一定逐字修改，雖然難免仍有錯失，可絕對是盡心盡力絕不懈怠。

大學教授的職責不外乎教學研究及服務，除了積極服務及認真教學外，總有時間需要投入研究。我的方式就是把每位碩博士生的畢業論文都當作是一件獨立的研究計畫，從確立主題、文獻整理，到決定方法、建構模式，以至驗證結果，每一個環節都和學生深入討論，絕不虛應故事。我的立意簡單明確，就是希望學生能在進入職場前之最後過渡期間，能夠訓練他們發掘問題，蒐集資訊，以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從嚴謹的學術研究問題著手，應能幫助他們在往後不管是理論實作的職場生涯或是窮理致知的研究領域，都有更深切的體會與發展。

而期刊論文的發表，應是指導學生論文過程的副產品，既然每篇論文都

是研究計畫，也在我認真指導下具有一定可被發表之水準，我的工作當然就是與這些共同作者一起將我們的心血做精簡明確的整理，尋求在國內外期刊發表的機會，以彰顯我們努力的成果。現在看來，我們的表現真的不錯，國科會傑出獎的肯定與鼓勵，絕對是讓我們繼續堅持既有步調的重要動力。